

聊城的天空

■ 臧利敏

聊城这座城市,是黄河与大运河交汇的明珠城市,也是著名的江北水城。碧波荡漾的湖水环绕着聊城的古城,使古朴厚重的城市多了一份温润与灵秀。

春末夏初,行走在干净的城市街头,总是会被小城的天空吸引了目光。那是如此晴朗的湛蓝天空。蓝蓝的天上飘着洁白的云朵,形态各异,有着无穷的魅力,让人心醉。我试图寻找一种蓝来形容蓝天的蓝,结果是徒劳的。同样没有一种白可以写尽白云的纯洁与飘逸。我长久地仰望着头顶的天空,醉心于上天赋予的伟大与神奇,醉心于又回到了小时候的蓝天白云。在我心里,没有比蓝天白云更让人痴迷的事物,那么阔大、深邃,那么自由、无限,一个人的梦境有多美,湛蓝的天空和白云就有多美。蓝天作为白云的背景,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绝配。还有比白云更变化无穷、难以描绘的事物吗?还有比白云更超脱于世俗之上的事物吗?天上的云,聚散无常,去留无意,无影无踪,有时如群峰耸峙气势浩大,有时如群羊奔走连绵起伏,有时如轻轻一团柔棉随风而行,有时如几个无心的孩童左右顾盼……云彩的变化万千无人能够穷尽,甚至你刚刚注目于它,它又在悄悄幻化了形态,只留下一个令人心动却无从再见的印象。

即使无法拥有任何一片蓝天和白云,也无法阻止我对蓝天的痴迷与热爱。聊城的天空,总是充满美好的事物。东昌湖畔,只要风和日丽或是天气晴好,总是有人在放风筝。形态多样的风筝在蓝天下竞相飞舞,是聊城天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远处,看不见放风筝的人,只见大雁、蜈蚣或长

龙等形状的风筝在高空飞,长长的飘带顺风飘荡,比真正的鸟儿飞得都要高远,都要持久,有时真的会以为是在高处盘旋的大鸟。抬头可见的风筝成了这座城市悠闲宜居的标志,使阔大的天空增添了生趣与色彩。当然,除了风筝,聊城的天空会有真正的鸟雀飞翔。特别是傍晚时分,队形整齐的鸽群在天空盘旋飞翔,在高处的楼宇间起落,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是一幅画笔都难以描绘详尽的优美画面,在落日余晖中给城市带来宁静祥和的气息。

蓝天之下,聊城大地郁郁葱葱,庄稼在拔节,花朵在盛开,树木在积累着年轮。这是我们的家园,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欢笑与泪水。辛苦忙碌的人们在天空下劳作,付出心血和汗水,追逐生命与幸福,日复一日,生命轮回,创造世界也重塑着世界。正是有这些不知姓名的无数普通人的劳作,我们才驱除了笨重城市的雾霾,重新拥有了湛蓝的天空,拥有了水碧天蓝的美丽家园。

到了夏日,白天暑热褪尽,城市的夜晚焕发出另一种光彩。在夜深人静的广场散步,晴朗的夜空繁星闪烁,每一颗星星都清晰可数,来自遥远天宇的星光直抵内心,一个人仿佛在瞬间被净化和升华,思绪在尘俗之上神游,一时之间徘徊在烟火人间与超凡绝尘的宇宙空间,生命的时空都有了新的成长。有时皓月当空,大地被如水的月光恩泽,周围的刺槐、冬青、月季都被赋予了银白的光辉,喧嚣的人世多了一份纯净,天与地仿佛融汇一体,令人沉浸在夜色中,一时恍惚不知今夕何夕。

生活在一座古朴灵秀的水城,不由感慨岁月的厚爱与不弃。自由散漫如我,天天能在这座城市的蓝天下做梦,在星空下漫游,蹉跎半生,尘灰满面仍不改年少之心,真的要感谢这座城市对我的滋养。回望这生生不息的烟火人间,愈发对这座城市一往情深,将一生的悲欢全都托付给了它。

村史馆断想

■ 李吉林

岁月的河流易逝
只有通过老物件载留
乡村记忆博物馆应运而生
一件件老物品,担纲历史的解说

一架纺车还在追着地球公转
一缕缕白线从手心魔术般抽离
锭子落于旋风机杆,按照黄道婆千年的传承
有序地运转
经纬情深,一年编织三百六十五个温暖
丰富多彩的印花,缠绕着奶奶不尽的辛酸
还有母亲无数彻夜不眠

老铜壶,厚厚的包浆
热气从壶嘴缓缓上升
沸腾的开水与大红袍拥抱
那份热情,感动一个个相聚的片段
赵建民与黎玉在徐庄的第一次会面
老铜壶也许记得,开启热腾腾的斗争场面

博古架上的油灯,与我家那盏一模一样
灯芯灯捻包括已经发黑的灯罩
油灯下,母亲一边讲故事,一边边针走线
最亮的中央,是我的地盘
爱党二字,我誊写过多遍
从小立志做一名共产党员

墙壁悬挂的算盘醒目
还能演绎大珠小珠落玉盘
依然保留三下五除二的处事方式
九九归一的热切期盼
曾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重要推手
计算出东半球西半球的不同价值观念
八国联军践踏我半壁江山的痛心
抗日战争时期战旗漫卷的决心
曾计算出土地改革牛犁爆发的激情
计算出土地承包红手印的庄重

现在天天都是好日子,左边是金山
右边是银山,青山绿水在眼前
其实,还要精打细算
年头年尾,需要认真盘算

墙角的那杆大秤引起众人围观
星空寄予的智慧与杠杆原理
可称为官之道的良心
可称万里河山
称出春风的逾期
称出秋雨的叹息
可称一粒粒汗珠的咸涩
也称出一个个丰年

牛梭子弯如硬弓,与牛的犟脾气搭档千年
拉动犁耙,与日月周旋
不能天翻,那就地覆
笨鸟先飞,第一个奔跑春天
二大爷的愁眉和笑颜都与牛梭子有缘
比照牛梭子塑体
可怜脑筋不懂急转弯
幸福的滋味,隐在秋后的场院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著名作家迟子建曾经说过:
“故乡的分量之于我就如血液一样。”故乡,之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心灵的寄托,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眷恋。

我的故乡高唐,是鲁西北平原上一座秀美的县城。

说起高唐,自然带上一个“金”字——“金高唐”,这是高唐由来已久的别称。据县志记载,高唐曾有“蚕桑之富为山东名郡”“货以木棉,甲于齐鲁”的美称,“金高唐”之美誉名副其实,韵味也早已被铺陈。

水赋予了高唐独特的韵味。马颊河、徒骇河穿境而过,清澈甘醇的河水滋润着万顷良田,给勤劳质朴的高唐人留下了一季季的盈车嘉穗。城中更是湖光水色、秀美宜居。位于县城中心的鱼丘湖由四片水域组成,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县级城区湖,它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城市的繁华市井之中,使小城分外温润动人。

特别是春夏季节,湖水碧波荡漾,风光旖旎;湖岸花团锦簇,绿草如茵;湖内鱼跃鸟翔,游人飞舟,为小城北添了几分城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高远意境。烟波浩渺,垂柳拂岸,这里已成为人们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不仅早市开在湖畔,人们住在湖畔,连运动都沿着湖边,以至于出现了“转湖”这个高唐人专属的健身方式。早赏玉带朝阳,晚沐落日余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是高唐闻名遐迩的又一张名片。漫步街头,书画气息弥漫在小城的角角落落。古

色古香的书画一条街,一座座或现代或古典的美术馆,信步而入,浓浓的墨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高唐丰厚的文化底蕴培育了一代代书画名家。李苦禅、孙大石、李燕、谢家道、辛守庆等著名书画家都是高唐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影响下,高唐群众性的书画艺术活动如火如荼,形成了“人人爱泼墨,户户习丹青”的浓厚文化艺术氛围。而今书香气已渗透进了高唐的村村落落、砖砖瓦瓦,成了文化高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村里几乎都有那么几个习画弄墨的“文化人”,他们扛起锄头能种田,拿起笔来能写会画,成了时髦的斜杠人群。

高唐不仅是书香小城,也是一座美食之城。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入口醇香的老豆腐,清香鲜美的驴肉,绵软酥松的罗汉饼,柔软清爽的空心面,酥脆可口的陈井微子……

其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高唐的老豆腐。老豆腐的味道浸润在半空中,渗透进每个高唐人的味蕾。据说,每个城市都有一款朴实无华且又受众极广的美食,在街头拐角、胡同小巷里,毫不张扬,却又心照不宣地存在着。这种美食往往承载着一个城市久远以来的风味,朴素得很,又悠长得很,老豆腐就是这样一种美食。每天早上,大大小小的豆腐摊前人满为患,要一碗老豆腐加一个茶叶蛋,加一勺增加食欲的辣椒油,然后来一个又酥又脆的烧饼,再来一碗免费的豆浆,热乎乎地吃一顿美美的早餐,心满意足地离去,是每个高唐人不二的选择。豆腐洁白明亮、嫩而不松,卤汤清而不淡,豆香、油香香而不腻,有肉味而不腥,有辣味而不呛,令人回味无穷。而今离开故乡,回想起那香气浓郁的老豆腐,口水便不自觉地流了出来。回到高唐,赶上饭点儿,也会就近找家豆腐店,要碗老豆腐,一个烧饼,饱饱地吃下。这老豆腐便是对故乡的念想。

没有离开故乡的时候,故乡的韵味对我来说是淡淡的、宁静的向往。现在每当回到故乡,走在宽阔的街道上,我的内心不由得涌起深深的、久违的感动。故乡的韵味太浓了,品不透也品不完……

几口,甩竿子到其他地方玩儿去了。那两棵槐树我从没爬上去过,也许是树不够粗吧,它们也都没有后面院子那棵老槐树斜斜伸展开去的粗枝。可后来,大人也把那两棵刨去了,是因为觉着不成材,没有榆树用处多呢,还是相信了院子里长槐树,时间久了好招仙家?我不清楚。可能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吧,生活困难,院子里长几棵榆树,榆钱儿榆叶可以蒸着吃,榆树皮可以做榆皮面儿,树干可以当檩条,是最切实际的;家里人图吉祥,听说信人说这说那的心里虽应也是有的,但毕竟国槐枝丫乱乱的,确实不如榆树顺溜,槐花虽也能吃。再说说那两棵槐树被刨掉了,但它的根还在,此后的日子,我见识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年,在原来长槐树的地方生发出一堆一堆的幼苗。砍了,又长出来,砍了,又长出来。我就用铁锹往深里挖,一条根一条根撑着刨,可它根扎得太深,藏在地底下弯弯曲曲扎老远,刨一条根就费好长时间,我弄一身水费老费劲,才感觉总算刨干净了。谁知道来年它们又冒出来,这儿一簇,那儿一簇,绿莹莹地从距离老树挺远的地方钻出来,一个夏天又窜老高。正赶上那儿几年我一直忙乱乱的,没精力管它,感觉院子又不住,就随它去吧,想着有榆树在上面罩着,它也成不了气候。可不几年,它就满院子到处都是了,上面是葱葱郁郁的榆树,它们就在下面长。前年,文英叔给我打电话说,院子里的榆树卖了吧,越来越不值钱,早年还能长个檩条,这时候谁还用它哩?我没多想,就随口说:“那你张罗着卖了吧。”榆树给人伐走了,原来长在下面的国槐这回可见了天儿,不一年,满院子都是它的天下了。

我似乎理解了王祐在院子里栽种槐树的寓意了。槐树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它长得慢,木质就密实坚硬,它根系发达,盘根错节,深扎地下,它虽遭砍伐而不灭。根系绵延于地下,

劲枝茂于地表,这正是国槐的特点。王祐一定是看中了它根深、生命旺吧,他盼着自己的子嗣如槐树一样绵延不绝、枝繁叶茂,便在自己院子里手植了三株国槐。

假期和爱人去大名看古城,那新砌的古城墙没给我留下大印象,倒是那棵匍匐盘曲的明槐让我陷入沉思。那槐树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原是明朝当过兵部和工部尚书的刘尊宪在后花园前栽植的,如今它像一条巨龙似的昂首横卧在大街上,虽说主干有的地方中空了,但蓬蓬勃勃的枝叶依然抖擞着昂扬顽强的生命力。

想起另一棵古槐树,它生长在徒骇河旁的毕屯村,我每次从它身边经过,总怀着景仰的心情瞻仰它。那是棵历经沧桑的唐槐,它在人世間活了那么多年,见证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可是后来,它虽然被护栏保护着,还是让夜晚的货车给撞坏了,只剩下一棵枯树桩凄凄地兀立在那儿。那可是一棵唐槐啊,多少年的雷电没有击倒它,一辆现代工具却轻轻松松把它冲撞得面目全非。可喜的是,在根底下,又长出来一株小槐树,依偎着那历经风雨的老桩,透着新绿,也不知道它是当地人重新栽植的,还是老唐槐又生出了新枝。

前几年张老师发朋友圈,展示北京故宫盘龙般的古槐,那红墙映衬着的一树明黄,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喜欢得不得了,赶紧把图片下载到相册里珍藏。我查了下资料,故宫里共有18棵国槐,是国家一级古树,生长在武英殿东、断虹桥北,植于明代,历经六百多年,仍然有17棵遒劲壮实。它们都腰身合抱了,冬日虬枝屈曲,夏天绿荫蔽日,深秋满枝明黄,红墙碧草,交相辉映,成了故宫一道亮丽的风景。

想起来这些,我有些同情老院子那不断破土而出的槐树了,来年我要细心瞧瞧它们,选几棵健硕高挺的打理打理,让它们蓬蓬勃勃地长在我老家的院子里。

故乡韵味

■ 陈立艳

家有国槐

■ 栗子春

后来发现前边院子临近胡同的墙根下也长着两棵国槐,应该是很小时就有了,只是没有注意。它们没有后面院子那棵大,每到春天,明亮的槐花开满枝头,一坨坨垂披着。我和三红叔常在竹竿上绑个铁丝钩,小心翼翼举着杆往下拧,落下来就迫不及待往嘴里捂,那莹白的鲜槐花甜丝丝的爽口儿,父亲看见了,和和气气跟咱们说:“槐花可不能多吃,吃多不好咋咧!”他两个大手捧脸上比划比划,我们就只拧几嘟噜,小心吃